

## 第十章 自然法

英国人主办的“上海总会”，酒吧里充满人声和烟味。吧台前那条离地8英寸、长约20米，据说其长度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黄铜杆上，搁着几十只正站在那里饮酒抽烟聊天的总会会员们的脚。

这里是座落在外滩2号的“上海总会”新楼。两年前落成的新楼，除去建筑材料是新的，整个格调一派古色古香。每间房间，从五米高墙上的镶木护壁板到天花板上的雕饰，从供玩扑克下棋的桌子到皮质讲究的靠背椅，一律深棕色。天花板上垂下的枝架水晶灯，射出亮度故意被调得很低的光芒，给人以仍旧生活在点蜡烛时代的感觉。酒吧大厅入口处的墙上用青铜板刻着建造新楼的出资人名单：英商仪和洋行、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汇丰银行，英商正广和洋行。

“上海总会”是上海历史上最久最保守的洋人俱乐部，会员严格局限于男性，酒保茶房清一色男性。女性只能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上进入俱乐部。会员由十几名最初来到上海的英国人发起，新会员必须由九名老会员推荐，经资格审查委员会表决通过才能入会。会员可邀请客人来就餐，但是客人必须是男性。显而易见，“上海总会”的运行思想就是要把这里打造成英国人的大本营。所以，成立了50年后，这里的会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其他还有少量的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一个日本人。

入口处的七彩玻璃门，因为有人不停地进进出出，发出弹簧绞链被拉紧后放松的嘎嘎声。进入大厅的人，和熟识的会员或吧台后的酒保，打个三言两语的招呼，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人堆里。

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周日黄昏，一些从各种机构下班的会员，到这里来喝上一杯，或

是四人凑成一桌打惠斯特牌，或是站在吧台前，一只脚站着，一只脚搁在那根黄铜杆前，边抽雪茄边交换最近的新闻。

他们谈到印度的棉花价格下落、德国物理学家冯劳厄发现X射线、英国船体设计师安德鲁斯随他设计的铁达尼号和1500乘客撞上冰山一起丧生、九龙广州铁路沙头角支线开启、第五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日本明治天皇去世、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上海成立。。。这当中，最精彩的话题应属仪和洋行大班亨利凯塞克（Henry Keswick）讲述他去年在伦敦出席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

亨利凯塞克是凯塞克家族在仪和洋行上海分行的第三代大班传人。第一代大班威廉凯塞克（William Keswick）从上海回到伦敦当上国会议员，晚年得子，生了亨利。亨利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加入军队，以少校身份参加南非的布尔战争，然后退役，回到远东，接任仪和洋行的家族管理职务。他从叔父詹姆士凯塞克（James Keswick）手里接过大班的位置。此外，他还担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团年度主席、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因为这般显赫的身份，他得以受到邀请出席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

理短发、戴眼镜的亨利向酒吧台上用海螺做的烟灰缸里捻熄吸剩的雪茄烟蒂，一只手插在笔挺的条纹西装背心里，一只手按著酒吧台磨圆的边缘，详细地向一群会员介绍他亲身经历的加冕典礼。

“6月23日那天，共有7000人挤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观礼，我站的地方排在五港同盟的男爵后面，是哪五个港口呢？黑斯廷斯、新罗姆尼、海斯、多佛、以及桑威治，据说，这五个港口的男爵原来负责为陛下披上仪式性的斗篷，后来免去披斗篷，而这五个男爵的站立位置却永久保留下来。运气的是，这五个男爵先生都长的比我矮，所以没有挡住我的视线。”

“那麽，亨利，你後面还有多少观礼客，你有没有挡住别人的视线？”有一个促狭的听众问。

“我后面至少还有两排观礼客，有没有挡住他们的视线，我不清楚。据说那天每个观礼客的平均佔有面积为18平方英寸。”

“你们不要打岔。大班，你接著讲，那天你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到底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五件衣服。陛下穿过走廊走上圣坛的时候，穿绛红色天鹅绒长袍，这件长袍镶着金色蕾丝袖口和貂皮披肩，最奇特的是这件长袍的裙摆长得需要有8个人托起，而托裙摆的8个人都是侯爵伯爵。这些侯爵伯爵穿的长袍也是有披肩的，披肩的长度跟爵位品级成正比，所以没有公爵托国王的披肩，因为公爵的披肩也长得需要别人来托起。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件衣服。”

“第二件衣服是陛下登上宝座时穿的。这时，有人替陛下解下绛红天鹅绒长袍，换上一件无装饰极简单的白色长袍，这件长袍叫做涂圣油长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替陛下额头、手心上点圣油时穿的。”

“点完圣油后，有人替陛下解下白色长袍，换上一件低领口的白色束腰长衣，外面再罩上织有国徽图案的金缎长袍。据说，这两件衣服象征皇室权威来自人民。换上这第三第四件衣服後，大主教和掌礼大臣轮流献上宝剑、宝球、戒指、权杖。”

“东西都献完了，陛下换上第五件衣服，紫色天鹅绒长袍，另外换8个人托著裙摆，走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经过就是这样，请问，我还漏了什么？”

“大班，你忘了讲王冠是什么时候戴上的。”

“王冠是在陛下接受权杖后，由大主教替陛下戴上。在这之前，我们所有的观礼客，包括那些贵族，凡是有帽子的，都拿在手里，要等陛下戴上王冠後，才能戴上各自的帽子，从此，我的视线就被那些男爵的帽子挡住了。”

“哈哈。。。 ” 听众们爆发出一片笑声。

“大班，加冕是去年的事，你看了以后怎么还记得住这么多细节？” 有人问。

“不是看了以后，而是在出席加冕典礼之前，这些细节都写在请柬所附的说明书里，

我在出席加冕典礼前，早就把这些细节背出来了。”

“哈哈。。。”听众们又爆发出一片笑声。

大班把右手放在胸前，略为弯腰鞠了一躬，然後带著“我还有事，恕不奉陪”的微笑离开酒吧台前的人群。

向一个茶房询问了一下後，亨利大班走进一间同酒吧相联的房间，那里围着一堆人正在观看正广和洋行大班考尔伯克和美国副领事杰梅逊下棋。跟吧台前听亨利大班讲英王加冕时随意插话的听众不同，在这里看棋的观众都很安静，只有偶然发出一声叹息，或轻微地点点头表示赞赏，体现这些观众的思绪紧跟著棋局的进展在起复。

亨利大班站到观棋的人墙后，轻拍一个领尖钉有金纽扣的人的背肩，那人回过头来。

“（很轻声地）哟，亨利大班，您好。”

“您好。现在有空吗？”

那人点点头，会意地跟著大班离开观棋的人们，回到酒吧，在靠墙一张僻静的小桌旁坐下。这张桌子小得只够放一只烟灰缸和两只玻璃杯。

跟亨利大班一齐坐下的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麦克尼尔。麦克尼尔戴著镜片很厚的眼镜，架在肥大的鼻子中下段，使眼镜的金属脚勉强能钩住耳朵。他的双颊红润，梳得很整齐的头发已经花白。他穿著昂贵的全毛蓝色西装，配上钉有金纽扣的高领白衬衫，真丝紫底金花领带，一望而知是一个随时可上公堂对薄的大牌律师。

“要不要来一根？”大班向律师敬雪茄。

律师摇摇头。大班点燃雪茄，自己吸了起来。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为仪和洋行提供法律服务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律师事务所的历任合伙律师跟仪和洋行的历任大班都已从主顾关系变为私人朋友。亨利凯塞克特地从人堆里拉出麦克尼尔，使后者觉得大班决不是仅仅要找到自己聊天。

“麦克，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上海总会’聊天了。”

“发生了什么事？”

“家父在伦敦去世后，他的选区选我当国会议员，我下礼拜就要离开上海回国就任。”

“请问是哪个选区？”

“伦敦市的Epsom城。”

“恭喜上任。”

“有一件事情，在离开上海前，我要委托给你。这件事既不跟买卖有关，也不跟财产管理有关，这件事情只是一种意见，一种想了一半的意见，我要托付给你，让你替我不在上海期间，遇到适当机会，替我表达。”

亨利大班要委托麦克尼尔表达的意见是有关华人参加租界的管理。1905年，也就是从7年前开始，上海的一些商界华人在一位姓颜的牧师带动下，以华人在公共租界同西人同样缴税纳捐为理由，请愿要求成立一个华人机构：华商公议会代表委员会。工部局董事会作出任何与市政建设有关的决定之前，应向这个华人机构咨询，这样才能避免华洋居民之间产生隔阂，影响租界社会的稳定。这个请愿被西人纳税人会议否决。但是，亨利大班认为这件事情决不会从此不了了之。

“‘无代表，不纳税。’这些华人请愿用的理由跟我们在英国选举国会议员的理由一模一样。他们在租界里跟我们一起生活了50年，看到我们洋人怎样管理一个社会，促使他们产生要参政的念头，不足为奇。这种想法的最大支持者就是上海华人总商会。这家商会现在有自己的商团武装，跟北京新政府的关系和辫子皇帝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要委托您的事情，就是当租界再次发生是否让华人参政的辩论时，请您代我向纳税人会议表态：第一，公共租界的今天是我们洋人五六十年来的打拼的成果，没有我们洋人，外滩还是荒滩，所以我们洋人在租界佔主导管理地位，是对我们贡献的合理回报，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二，只有让我们洋人在租界佔主导管理地位，才能保障租界继续朝现代都市的

方向发展；第三，我并不反对华人参政，在香港、新加坡、印度这些英国的殖民地，都有当地人参政，条件是华人参政必须照我们洋人的规矩来做，而不是把中国人的那一套搬到租界来，不然的话，租界很快会退化到跟华界一样混乱落后。麦克，您觉得我的想法合理吗？”

“我的想法跟大班的想法差不多，除去一点，那就是公共租界的法律地位跟香港、新加坡不同。后者是割给英国的殖民地，有英王任命的总督统治。上海是租借地，由当地居民自治管理，这就是纳税人会议选出工部局董事会来管理租界的法律根据。”

“照你这么说，华人居民参政进而跟我们平起平坐是理所当然的啰？”

“不，公共租界是中国政府租借给洋人的，洋人是二房东，华人在租界生活，好比是二房东的房客。作为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二房东可以听取房客的意见如何管理社区，但是二房东和房客的身份差异，不会因参与管理社区而改变。华人跟洋人在租界里平起平坐，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照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用理睬华人团体的参政请愿？”

“也不尽然。即便作为房客，他们想参加房屋的管理，既是合理要求，也对房屋保养有利。大班，请您放心，当华人参政的辩论再次兴起时，我会让整个纳税人会议听到您的观点。请等一等，这是给我的吗？”

一位茶房端着一只银盘走过来，放在麦克尼尔的桌前，银盘上有一张纸条。茶房向麦克尼尔点点头，然后站在旁边听候进一步吩咐。

麦克尼尔拿起纸条，看了一下，对茶房说，“请他进来。”

亨利大班知道麦克尼尔有非“上海总会”会员的客人来访，便礼貌地站起来告退。

“大班一路顺风。”麦克尼尔跟亨利握手。

“我们保持联络。”

麦克尼尔目送大班去酒吧台跟别人道别。同时，他看到茶房带来了自己的访客，律

师事务所里的唯一华人同仁容定律师。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里是这样安排工作的：每个合伙律师都有一个律师帮办和一个文案，那个律师帮办还有一个自己的文案，这四个人构成一个单元，叫做出庭小组。容定是麦克尼尔出庭小组里的律师帮办。

容定上次来“上海总会”这个地方，是受恩师广学会总干事李提马泰邀请，前来出席英国浸礼会在中国召开第一次大会的筹备会议。透过酒吧里浅蓝色的烟草气雾，容定看到麦克尼尔比自己高出一个脑袋的个子，站在一张小桌后面，向自己招手。

“亚力山大，这么晚来找我，还带著公文包，一定有急事啰。”麦克尼尔拍拍容定的肩膀，“能否请你在这儿晚餐？我们边吃边谈。”

按照律师事务所的规矩，过了晚上七点，继续工作的话，可以享受免费晚餐。在“上海总会”享受晚餐，容定觉得更为动心。

餐厅的门口，大理石底座上安放着一尊总会创世人胖嘟嘟的半身青铜雕像。绕过那尊雕像，麦克尼尔和容定在一对用真皮革作椅垫的火车座里坐下。靠近火车座的墙上挂着总会里各次重大事件的照相。但是，容定看不清照片上的人物真容，因为这里的灯光很暗。

在这里就餐的人，大都身著讲究的晚餐礼服，慢条斯理地进餐，悄声息气的交谈，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气。置身其中，容定觉得到了一个贵族的世界，要不是麦克尼尔坐在面前，身穿半旧西装的容定，会觉得很不自在。

印刷华丽的菜单上，菜式的挑选并没有容定想像的那么多，前菜他点了花色炸虾和碗豆汤，主菜点了牛腰肉配通心粉。麦克尼尔点了鱼肉塞香菇，地中海蔬菜汤，和煎鹌鹑胸肉。

“怎么样，要不要尝尝樱桃白兰地，劲道大得很？”

容定礼貌地谢绝。笃信基督教的他是不碰烈酒的，他点了果汁汽水。

麦克尼尔为自己另外点了一碟下酒的鱼子酱。

麦克尼尔之所以选择律师这一行业，是因为他父亲曾经是一位建筑商，因为建造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成为诉讼的对像，被一群精明的律师整得破产，从而使他从小认定当律师比当建筑师更能主宰自己或别人的命运。

在麦克尼尔喝下两杯白兰地的时候，容定向他详述了美国金氏公司指责商埠印书馆盗版“世界通史”的案子。

上汤品之前，麦克尼尔叫跑堂搬来一架轻便的枱灯。在枱灯的明亮光柱下，麦克尼尔阅读了容定从商埠印书馆带来的金氏公司的信函，以及商埠印书馆总经理方瑞签名的法律委托书。灯光照著麦克尼尔微白的鬓角和随着阅读上下移动的厚镜片後的锐利目光，确定纸上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漏掉。

“亚力山大，这份委托书你明天拿到办公室让我签字盖章生效。对于这个案子，你准备从何处下手？”

容定回答他首先要研究1886年签定的《世界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03年签定的《中美商约》，然后调查金氏公司有无在上海任何机构办过任何注册，如有办过，是什么性质的注册，最後根据调查的结果，拟定对金氏公司的回函。

听完容定的计划，麦克尼尔让跑堂搬走枱灯，腾出空间，端上汤品，用擦得铮亮的银质汤匙舀起汤，嚐了一口，点点头，不知是赞赏汤品的味道，还是满意容定的计划，“亚力山大，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金氏公司这样的美国出版商多半是找‘上海总会’的会员伊文斯先生当代理商，寻求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出版它的书籍，所以我建议你首先调查伊文斯先生有没有替金氏公司作过任何注册。”

“这个内幕消息很宝贵，可以省去我很多时间。我估计对方很快就会正式起诉。”

“你这样估计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金氏公司没有伊文斯先生当代理，它会在上海找律师出面。对于金氏公司这样的大客户，上海的律师大都按小时收费，於是这些律师就有动机在公文来往上多花时间，

在结案前累积工作小时，大大赚一把，所以这件案子的进展快不了。有了伊文斯先生当代理，情况刚刚相反，越是早结案，如果胜诉，金氏公司得到赔偿，伊文斯先生越是早分到一杯羹，所以他会督促律师赶快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您刚才的内幕消息，我估计对方很快就要起诉的原因。”

麦克尼尔赞赏地点点头。眼前这位事务所里资历最浅的容定，绝对不是光会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这个个子长得不高的华人律师，有朝一日会在法庭上竖起比他个子高大得多的形象。

“那么，你对办理这件案子有没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最大的顾虑是社会舆论。《世界通史》这本书是金氏公司原稿出版，而商埠印书馆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没有得到金氏公司的同意，这是事实。一旦正式起诉，社会舆论就会偏向金氏公司，而社会舆论往往会影响主审官的判决。”

“现任会审公廨主审关炯之先生是一个强硬派人士，不像是一个会被社会舆论轻易左右的法官。另外，我建议你在起草回函前，温习一下苏格拉底的自然法。”

容定瞪大眼睛，不明白麦克尼尔为什么把几千年前的西腊哲学跟眼前这件版权案子扯在一起。

这时，跑堂递来下一道菜。麦克尼尔等跑堂撤去桌上舀空的汤盘，将两道主菜端端正正地放下，才一边用刀切割吱吱冒油的煎鹌鹑，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出原因。

“你一定很奇怪，古希腊的自然法，跟金氏公司的《世界通史》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打消你刚才提到的顾虑：社会舆论。在苏格拉底之前，学者们把‘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永恒的，而‘法’是专断的。苏格拉底则认为自然的发展是天生合理的，这种合理状态因为人的自私，才被破坏。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恢复事物的自然发展。这样的‘法’就叫做‘自然法’，一切法律的合理性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检验，才站得住脚。你的顾虑是商埠印书馆擅自出版《世界通史》，有违西方的版权法，社

会舆论因此会同情金氏公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今贵国，民智刚开，正要如饥如渴吸收西方文明的养分，如果在这个时候运用西方的版权法，不是仿碍了贵国民智开放的自然发展吗？”

“你认为，商埠印书馆出版《世界通史》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你在打这场官司的过程里，把自然法的观念导向社会，社会舆论就不会一面倒向金氏公司。”

“明白了。”容定喜滋滋地将一片牛腰肉放入口中。

两位律师在主菜後，点了果冻布丁和咖啡，才结束这场工作晚餐。

一小时後，容定坐着小刘的马车回到新闻路家中。仆人们都已入睡，只有妻子罗米在卧室等著他。

“我要开夜车处理商埠印书馆那件案子，你先睡吧。”容定对罗米说。

“我去替你泡壶红茶。还有什么事？”

“告诉陈则民，这个礼拜天我没有空去‘杏花楼’晚饭。”

“我会的。”罗米一边这么说，一边心想丈夫主动放弃受邀的餐宴，真是难得。

罗米提著满满一壶锡兰红茶走进书房时，容定的书桌上已摆满刚从玻璃书柜里抽出的各种参考书籍。罗米在自制的棉布保暖套里放入茶壶，退出书房。

容定头也没抬，早就一门心思沉浸在钻研里。他首先打开的是1886年出台的《世界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其中，“自动保护原则”和第5条第2款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自动保护原则”是这麼写的：“作者在成员国中享受和行使《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权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第5条第2款是这麼写的：“各国依据本国法律对外国作品予以保护，不受作品来源国版权报护的影响。”经过反复推敲，他将有关条款统统记录下来。

然后，容定打开1903年签订的《中美商务航运条约》，其中第11条第1款和第2款是

专门针对中美两国之间的版权互惠。第1款是这么写的：“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的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许将美国版权律例之利益以对等原则给予该国人民。”

结束对条约的研究後，容定在书桌上摊开纸笔，开始拟写对金氏公司来函的答辩书。他对来函里指控的每一件事情，做出富有说服力的反驳。他从中美两国的版权、商标制度说起，谈到商埠印书馆和金氏公司出版宗旨，从而引起出版物的不可避免的重叠。他引用大量权威的说法，恰到好处地加强自己的论点和立场。尽力做到语言平简，内容丰富，没有意气用事，没有陈词滥调。每页底部都有详细注脚，答辩书的首页是一张目录表，答辩书的末页是索引。

东方发白，透过书房的百叶窗泻入曙光的时候，容定将答辩书看过3遍。他闭上眼睛，在书桌上睡着了。

“定，快醒醒。”

容定被罗米叫醒，发现这时已过上午十点。

“律师事务所有急件，刚送来。”罗米递给容定一个火漆印封住的牛皮纸袋。纸袋的一角有律师事务所秘书露辛达写的英文：亚力山大，商埠印书馆送来的急件。

容定打开牛皮纸袋，掏出一张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发给商埠印书馆的公文，通知商埠印书馆，美国金氏公司正式起诉商埠印书馆非法出版《世界通史》。公文之外，另外附有一张商埠印书馆总经理写的便条：容大律师，速来商议对策。

“叫小刘备车！我去洗脸。”容定说罢，站起身去盥洗室。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容定先回律师事务所，请麦克尼尔在昨晚看过的法律委托书上签名盖章，并且迅速商定对付金氏公司正式起诉的最有效反制手段，然后去商埠印书馆安抚正在焦急等候的总经理方瑞和张翰林。

金氏公司怎么出手这么快？那是因为金氏公司在上海有代理人伊文斯在操办此事。

还要不要回复金氏公司的最初来函？当然要，答辩书昨夜已经写好。到这个地步，还有没有可能放低姿态取得妥协，常言道抬手不打笑脸人？现在不是提议和解的好时机。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容定在商埠印书馆总经理办公室把刚刚跟麦克尼尔商定的反制手段告诉方瑞和张翰林。听完後，方瑞和张翰林吃惊地久久不能啃声。